

# 中在家花祭的文化隐义

陶 思炎

## 一 问题的提出

爱知县东荣町中在家的“花祭”作为日本国指定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，已传承了数百年，至今仍是当地最有特色的民俗艺术活动。2009年12月我荣幸地受到日本神奈川大学国际常民文化研究机构的邀请，参加国际常民文化研究机构亚洲祭祀艺能的比较研究第二回研究会，并作为日中韩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一同到爱知县东荣町中在家做“花祭”的田野考察。在研究会上日本学者介绍说，花祭与中、韩文化有联系，目前学界对花祭尚没有很深的研究，其中有很多东西还看不出它们的真正意义。

在实地调查中，我一直在观察和思考：“花祭”的名称究竟潜含着什么秘密？花祭中的神鬼来自哪里？是何身份？花祭中事物的文化象征意义和宗教哲学主题又是什么？针对这些问题，本文拟就考察所见，提出自己的初步判断。

## 二 “花祭”名称的含义

关于“花祭”的名称，一些日本学者曾做过学术的分析与判断，诸如哲口信夫、武井正弘、山本广子等，他们提出了象征稻穗的企盼丰收说、持花归去的入净土说、死后归附花上的再生说，以及象征孩童的子孙繁衍说等观点。<sup>(1)</sup>之所以如此众说纷纭，乃是“花祭”象征意义的幽隐和复杂。

在中在家“花祭”的考察中，我们在现场没有看到“花”和“花树”的出现，但也并非没有可加以追寻的踪迹。

在日本学者从前拍摄的影像资料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用数米长的毛竹做成的“花树”，这些毛竹的一端被劈成密匝的竹丝，象征着花树的枝叶。这一象征与中国湖南省西南部苗族、瑶族的“花树”基本一致。

在湘西苗族的“祭山鬼”中，做“花树”的竹子要一刀砍断，在枝叶上挂上各色纸条插在大门左边，并在“花树”前插上十几根小竹枝。在城步苗族自治县的祭祖仪式“庆古坛”中，也捆扎竹枝做“花树”，“花树”上也挂着五色纸条。在仪式开始后，“花树”上又挂上粑粑、肉串和铜钱作为“花”，巫师唱完《踩田歌》后，巫师就“散花”，于是众人就“抢花”，以象征丰收、吉祥、幸福、子孙兴旺。<sup>(2)</sup>



写真1

在中在家2009年的“花祭”中我们虽未见到用竹杆或竹枝做成的“花树”，但在舞床中的汤釜上方挂着的白盖（びやっけ）及四周悬挂的大小幡盖上却看到了“花树”存在的身影。白盖和幡盖上贴挂的各色布条和五色纸条，正是“花树”的模拟，（写真1）它同湘西苗族在竹枝上挂五色纸的“花树”做法在形式

和意义上都是一致的。此外，中在家“花祭”快到尾声时，茂吉鬼用扎着彩条的花锤敲击幡盖下的五彩纸条，顿时挂在纸条间的钱币都散落下来，任众人去争抢。这又同中国湖南苗族“花树”上挂钱币，巫师“散花”，众人“抢花”的仪式相一致。据此，我们可以判断：“花祭”仪式中的白盖、大小幡盖和茂吉鬼手中的花锤，就是“花树”的模拟与象征；日本东荣町“花祭”中的“花树”及“散花”、“抢花”仪式与中国湖南省苗族的“花树”异曲同工，可能受到中国苗族“花树”形制与仪式的影响。



写真2

由于古铜钱的形制为方孔圆边，其圆边象征着乾天，方孔象征着坤地，而天为阳，地为阴，因此，古铜钱就以阴阳抱合之象成为太极两仪的象征。太极八卦和古钱在中国民间是常见的辟邪镇物，因此可以说，挂了钱币的“花树”就有了辟鬼除殃的巫傩性质。“花祭”不可能没有“花树”，“花树”就在舞床的上方，神、鬼均在其下舞蹈，这本身也暗示了它是神、鬼的出处和归宿。

在南京高淳的傩祭中，面具神均配有硕大的“魁头”，“魁头”上密密匝匝地布满了竹叶和花瓣，其间散布着数十个木雕神像，作为傩神的背景。（写真2）在高淳，所谓的“魁头”实际上就是“花树”的象征，并透露出神附丽于花丛中的信仰观念。由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：傩祭，就是神祭；“花祭”，同样也是神祭。丰收、繁衍、幸福、吉祥等不是“花祭”的真正含义，而是“花祭”的功能追求，或者说，是神祭后得到护佑的体现，它们与“花”没有直接的文化联系，而是通过花中的神灵满足自己的祈望。简要地说，“花祭”的含义就是通过“花树”营造了迎神、送神的场所。

### 三 “花祭”与山神崇拜

“花祭”的信仰中心是山神崇拜。中在家及所属的东荣町位于中日本的山区，“花祭”中的面具，不论是神木鬼，还是茂吉鬼、朝鬼等，都以头上长角为其形象的主要特征，（写真3）构成了山神的众相。有关长角的“山神”图像，我们可以从南京高淳县清代水陆画上寻得。高淳的“山神”，体魄雄健，头顶短角，脚踩莲花，双眼圆睁，与“花祭”中的神鬼十分相像。（写真4）

可以判断，“花祭”面具神头上的角绝不是牛角，典型的耕牛之角是向外弯曲的，因此，



写真3



写真4

它与牛无关，“花祭”中神鬼的形象与农耕活动也没有直接的联系。若说“花祭”与农耕文化有潜在的关联的话，那是来自山神的信仰。

在中国古代，“神”的观念与“山林”、“丘陵”、“风雨”等因素联系在一起。《礼记·祭法》曰：“山林川谷丘陵，能出云，为风雨，见怪物，皆曰神。”此外，《荀子·天论》也对“神”做出了解释：

列星随旋，日月递昭，四时代御，阴阳大化，风雨博施，万物各得其和以生，各得其养以成。不见其事而见其功，夫是之谓神。

“万物”与山难解难分，正如《释名》所说：“山，产也，言产生万物也。”此外，唐代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引《韩诗外传》曰：

山者，万物之所瞻仰也。草木生焉，万物植焉，飞鸟集焉，走兽休焉，吐生万物而不私焉，出云导风，天地以成，国家以宁。

正是山与万物生长的关联，使山和山神融入了农耕文化。《说文》曰：“神，天神，引出万物者也。”山能产生万物，因此，山就是神；山神，就是万物所瞻仰之神。因此，“花祭”中的农耕文化因素，不是来自神鬼们的形象和功能追求，而是植根于潜在的山神信仰和对山神禀赋的崇敬。

古人认为，凡山必有山神，山神能献宝却邪。《地镜》曰：

入名山，必先斋五十日，牵白犬，抱白鸡，以盐一升。山神大喜，芝草、异药、宝玉为出。未到山百步，呼曰：“林林央央！”此山之名，知之却百邪。<sup>(3)</sup>

可见，敬山神既可纳吉，又能除凶。“花祭”的仪式中就包括着这两方面的祈愿。在“花祭”开场后不久的双人舞“地固舞”中，有洒水和撒盐的入场仪式，可能也含有以盐祭奉山神的寓意。

山在中国古人看来是“阳精”的象征，也是“生君”之象。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卷十七云：“山者，阳精德泽所由，生君之象。”此外，《春秋穀梁传注疏》卷十三引汉许慎之说云：“山者，阳位，君之象也。”山因雄健高峻，与天相接，被视作“阳”的象征，故此《尔雅》称“山西曰夕阳，山东曰朝阳。”此说强调了山的東西两面均与“阳”有关。<sup>(4)</sup>因山为“阳”，山神便无疑是“阳神”了，故能驱邪辟鬼，并带来健康、丰足、兴旺和幸福。

日本“花祭”所表现的是山神祭祀仪式，山神崇拜构成了其巫雉信仰的真正内核。

#### 四 “花祭”中的宗教哲学

“花祭”作为带有巫雉风气的民间信仰活动，其中有宗教哲学的因素。究其宗教哲学的依据，则是来自中国的两仪五行观。在中在家的“花祭”仪式中，阴、阳“两仪”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“五行”的观念通过一系列的物象和事象而展现出来。

让我们先看看两仪观在“花祭”中的诸种体现。

其一，日月切纸。在“花祭”表演的现场，贴着多套六幅一组的白色切纸，其中有一幅日月同在的图样。日月即太阳、太阴，也就是“阴阳”，这幅切纸彰显了双轮同辉、阴阳和顺的意义。（写真5）“花祭”的仪式从早晨八点直到夜晚十点多，从日出进行到月升，正是以时间对应空间，表现阴阳两仪的抱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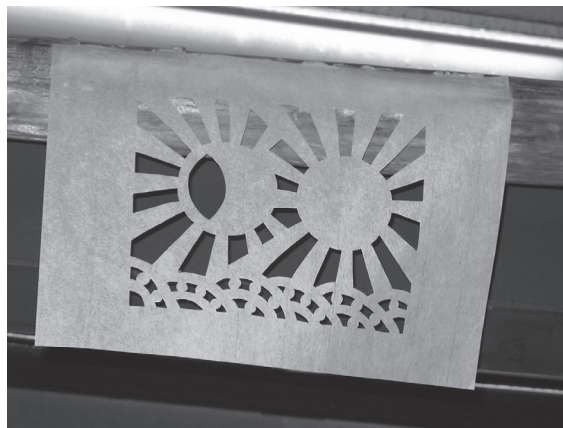


写真5

其二，庭火与泉水。火与水也是一对相反相成的对应元素，是阴阳的又一重象征。火炽烈、跳动，具有“阳”的性质，水清凉、柔和，能引发“阴”的联想。中在家的庭火与中国古代的“庭祭”或“庭燎”相一致，是以火逐除阴气，为雩祭助生阳气。清人李琪《崇川竹枝词》有“山村好是晚风初，烧火连天锦不如”句，而高诱《吕氏春秋·季冬纪》注云：“大雩，逐尽阴气为阳导也。”可见，山村烧火是普遍现象，火在雩祭中可逐阴导阳。

中在家“花祭”的水是在天明前取自山中的泉水，它与清晨燃起的庭火，两相对应，在文化哲学观念上被纳入了“两仪”的系统。《周礼·秋官·司寇第五》“司煊氏”条载：

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，以鉴取明水于月，以共祭祀之明斋明烛，共明水。凡邦之大事，共坟烛庭燎。

周代“明火”取于太阳之下，“明水”取于月光之下，凡有大事，备“明水”在门外烧火叫“坟烛”，在门内烧火叫“庭燎”。“花祭”中的取水和烧火，正是“明火”与“明水”的同在，也是以“庭燎”的方式象征地表达出阴阳两仪的宗教哲学。

其三，山神和水神。山神和水神也分别代表了“阴”、“阳”二性。山为“阳”，水为“阴”，中国的山水画就表现了阴阳的和顺，两仪的相伴。因此，山神被看作“阳”的象征，水神则被看作“阴”的象征。



写真6

在中在家“花祭”的舞床中，砌有用来烧开水的大灶（汤釜），其灶膛右侧地上插着的束帛上写着“山神”、“水神”的汉字，“山神”在东，“水神”在西，表明了它们与“阳”、“阴”的对应关系。（写真6）汤釜前束帛上的“山神”、“水神”不是随意书写的，作为“两仪”的象征，它起到了“花祭”仪式的点题作用。

其四，开水。在“花祭”仪式结束前，灶上的一锅水烧开了，舞蹈者双手各拿着一个草把起舞，最后将草把的一端放进锅里，并用草把吸蘸开水追洒场外的观者，以作为驱邪逐疫的巫法。为什么要烧洒滚烫的开水？就不能用清凉的泉水替代吗？开水的文化隐义又何在呢？

在“花祭”中用开水来追洒观者，并不是因为开水有消毒的实际作用，而是出自文化观念，

出自对阴阳两仪的哲学认识。因开水是由冷水加火煮成，作为含火之水，开水已不同于普通的泉水，它实际上已成为水、火结晶的象征，成为阴阳抱合的符号。

因为融合了水火、阴阳二性，故开水隐含着太极两仪的意义。由此，开水已从物质的层面上升到宗教哲学的高度。开水之所以能驱邪逐疫的文化根由即在于此。

至于“五行”观，在中在家“花祭”中亦有表现。

在仪式现场贴挂的切纸中，就有一幅刻着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”的汉字，同“日月”切纸连接在一起，表现出“五行”与“两仪”的相联。“花祭”中的舞者要拜祭五方，其舞蹈不论是独舞、二人舞、三人舞等，基本动作总是联系跳五遍，突出了数字“五”的神秘作用。

无独有偶，在中国江苏省溧阳市的傩舞《跳幡神》和高淳县的《跳五猖》中，也有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五方之神，分别使用青色、黑色、红色、白色、黄色的面具，起舞中伴随着念唱，<sup>(5)</sup>他们的舞步也基本相同。

“花祭”对数字“五”的重视，同中国傩舞《跳幡神》等一样，透过对五方、五色的崇拜，表达出对“五行”观的信仰。

## 五 结语

日本东荣町中在家的“花祭”名称与“花树”相联系，是“花树”迎神、送神意义的概括。“花祭”仪式的信仰中心是山神崇拜，“花祭”中的神鬼都是“山神”的形象。“花祭”作为带有巫傩风气的民间信仰活动，其中有宗教哲学的因素，即主要是来自中国的两仪五行观。“花祭”中的日月切纸、庭火与山泉、山神和水神、煮沸的开水等，包含着“阴阳两仪”的隐义；而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”切纸，拜五方，五遍舞步等则透露出“五行”观的哲学影响。“花祭”在形式与内容方面也体现了很多日本文化的元素，由于其源头与内涵丰富复杂，已构成国际间比较研究的重要课题。

(1) 参见野村伸一：《东亚的花祭——从1995年丰根村山内的实例说起》（日文打印本），2009年12月。

(2) 参见林河：《古傩寻踪》第346—348页，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12月版。

(3) 转引自唐代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卷七。

(4) 详见陶思炎：《石敢当与山神信仰》，载《民族艺术》2006年第1期。

(5) 溧阳市《跳幡神》中的唱词：

青面词：“东方青面一神将，威风凛凛透胆寒，如许尔愿命保佑，扫尽邪恶保平安。”

白面词：“西方白面真神君，子夜出游更已深，剪开罗帽显斗牛，村中邪雾尽扫尽。”

赤面词：“南方赤面一尊神，烈火红旗瑞气腾，村前村后斗恶煞，散尽邪恶定乾坤。”

黑面词：“北方黑面果英雄，凶恶怎敢战英雄，收尽灾难难逃免，村村庄庄皆太平。”

黄面词：“中央黄面耀神光，旌旗飘拂显十方，左手职掌兵书剑，右手职掌铁扇刀。”

见《常州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资料选编》第8期第6—7页，1988年12月。